



# 为什么觉得丹麦美?

◆ 于梵梅

在我国诸城陷入阴沉迷茫的冬天,我来到丹麦哥本哈根。与原先想像不同,不是所有外国的天都是蓝色的。冬天的哥本哈根有2/3的时间没有太阳。尽管是阴天,却也是透的亮的,并没有雾蒙蒙之感。

行走于哥本哈根市中心,赫然耸立的5根大烟囱冒着滚滚浓烟,倒令人吃了一惊。如此赫然堂皇,为什么没人制止?原来,那是经过过滤处理后的“无毒”排放。

从哥本哈根往郊外走,连绵起伏的原野,用最直观的画面告诉我,什么才是真正的幅员辽阔。儿时,我们的教科书上常用“地大物博”形容国土。这话没错,几百个丹麦的面积加起来,不如一个中国大。面积大,物产丰富理所当然。问题是,按人口比例分配,均分到个人也是杯水车薪。真正地大物博的是北欧的几个国家。

丹麦虽小,却是欧洲粮食主要供应地。2%的农民生产出足够让3个丹麦总人口食用的粮食。丹麦1个农民的生产力,等于我国400个农民的生产力。

寒冷的冬天,中国北方一片萧条黯然,在酷冷的北欧,田野上竟然放眼翠绿。连绵十几公里低矮耐寒品种的绿油菜,等着来年收割油菜籽。广袤而耐寒的绿草场,给人以生机和希望。间或黑色的部分,是经过翻耕后的肥沃土壤,土块大小均匀,有如乌石的波浪向前延伸;偶尔飘过一处小城堡,或者一棵寂静的树。

为什么觉得丹麦美?说实话,我们曾拥有比之更富足美貌的国土,湖泊、山峦、层林、稻田、风土……但都被欲望给破坏了,只剩人和土地开发。而丹麦人反而紧紧地护着自己的家园。

比如说草坪,在任何公共场所,绿地可以任意进出。行人能随意坐卧躺,野餐或是日光浴。绿油油的草地柔软舒服,为什么要用篱笆或栏杆圈起来呢?放在国内,可能有人会说:为了避免草坪受到破坏,为了避免草地上出现垃圾。若同理推断,买一辆好车,为了避免雨天泥水,岂不要扛肩上徒步吗?

好东西是用来物尽其用的。享用过程中肯定会有损耗,这个损耗应该是在预算当中。如果好东西得不到充分利用,其价值便大打折扣,这不是另一种消耗和浪费吗?当然,这前提依赖于有珍惜和爱它们的人。

以前,常炫耀我所生活的城市干净。到过丹麦以后,才知道是小巫见大巫。我们的干净集中在主干道上,要看一个城市是否真正干净,得到旧城区,到偏远的城郊、街区去。哥本哈根的干净体现在所有角落和细节处,都经得起吹毛求疵。那种整洁并不是扫把扫出来的。城市中的各个角落,连“丁点”垃圾都看不到。

我多次与家人运送垃圾到哥城的垃圾场。第一次去垃圾场,以为走错路认错了门。巨大的垃圾场地板干净,没有放置在露天的垃圾,几十列大型垃圾箱排列齐整,上面写明分类:塑料类,纸张类,泡沫类,木料类,玻璃类,土块类,纸箱类……

有个细节让我目瞪口呆,算是懂得了丹麦人对垃圾分类有多细致。比如扔一个装在小盒里的废灯泡,丹麦人先把盒子打开,取出灯泡,把里面的说明书拿出来,把盒子里包裹灯泡的透明塑料扯下,然后拿着这4样东西(纸板类盒子、玻璃类灯泡、纸张类说明书、透明塑料)走向相互距离有点远的4个高大的垃圾箱,把手里的东西分别放进去。

只是一个灯泡,需要这样的工序和时间。一车垃圾,事先在家中已经做了分类,到了垃圾场,还要进行二次分类,一件件投放到指定位置。如此,扔一车垃圾需要1-2个小时。可是,没有人会偷懒把垃圾放到不该放的地方。

而垃圾场里的工人,如果不穿制服,你会以为是艺术家,各种文艺范儿,精神愉快,笑声朗朗,协助投放或耐心接受各种询问。碾压垃圾的机器随时待命,如果一车垃圾满了,粉碎机就会把垃圾进行压膜或粉碎处理,然后进入二次利用。由于垃圾停留时间短、处理及时,所以垃圾场闻不到一丝异味。工人身上的衣服也是干净的,因为都是机器在操作。

关于机械化操作,确实不能和我们相比,国情不同。但关于垃圾分类,为何不能效仿?实际上并不难,难在对人的习惯和自觉性的培养,这需要时间,但总归是要这样做的。

在哥本哈根,吃饭时从水龙头接一杯水直接喝下。超市买回来的蔬菜水果,可以直接入口或下锅。到山上或森林里,随手揪一把青草就能放嘴里嚼。我们哪有这股勇气?生态好,吃什么都能放心,包括对物对人。

在哥城,汽车少之又少,公交车2/3是空座位。大家出门只用两种工具,双轮和自行车。自行车道宽敞,所以丹麦人可以骑车骑得快,健美而时尚。因为汽车少,所以尾气排放量少。出门一周回家,桌椅一点灰尘也没有。欧洲文明的正道走到今天,是他们品尝正果的时候了。

# 金山岭下野山菊

◆ 查干

肌体,没有一块是多余和可以割舍的,给肌体完整输血,是责任也是道义。

走访这一天,秋风些许凛冽,天空显得灰暗,整个施工场地,也显得冷清。但路面宽大整洁,平静、无言地向远方延伸。高大的机械如压路机、挖掘机,以及钢筋水泥的隔离带护栏,与修路者一身菊红色的工作装,形成强烈的对比。

物大而人小,场面安静若素。因为,这些大的物,是由那些小的人群所制造出来的。看到他们精神专注,挥汗忙碌的身影,心中猛然生出一股崇敬和亲近感。一条公路并不惹眼,也不特别,然它五脏俱全,缺一不可。这期间,包括了人文、科技、绿色的内涵,这也是首发集团所坚持的修路纲领。

的确,当我们行驶在如诗如画的京承高速上,就已强烈感觉到它的鲜活存在,和它的无尽美意。据首发集团人员介绍,京承高速三期工程,利用人工干预的方法,恢复坡面植被,打造路域生态,实现生态自然演替。就是说,修路的同时,也将挖残的坡面进行人工修复。已经裸露的坡面,也要改造美化。前提是路的两侧不留一寸荒芜,这便是生态自然演替的真实概念。

首发人的这一追求,是一项高瞻远瞩的举动。他们用信念的手术刀治理伤疤,同时也恢复伤疤,使之完好如初。他们也用信念的美术笔,绘制了生态之美。他们在实践中,读懂了圣者老子所主张的道法自然。修路者,并非环境美化师。然而首发人的修路人,把美化师的潜能发挥得淋漓尽致,让人心生敬意。

记得,第一次走京承高速时,就被

它的设计、施工和美化所震撼。它经过的山山岭岭,一眼望不到边。层层叠叠、苍茫雄浑,连成一片。这一带山地从广义上说,属于燕山山脉。然而在不同的地段,有不同的名称。

譬如军都山,是北京主要山脉,处于燕山山脉和太行山脉的接合处。万里长城,在北京的主要部位,也在军都山山脉中。又如雾灵山,它属于燕山山脉中段,处于承德市兴隆县境内。地处北京、天津、承德、唐山四市之间,像一块镇宝石。

又如金山岭。著名的金山岭长城就在此。它位于河北省承德市滦平县境内,万里长城的精华地段,即在此。素有“万里长城,金山独秀”之美誉。而司马台长城,则位于北京密云区北部的古北口镇的司马台村。此处城墙,依险峻山势而筑,并以奇、特、险著称。

我不厌其烦地重复介绍这些山岭和长城,因为著名的京承高速恰好通过它们,并由此伸向远方,它犹如一条金蛇,逶迤在宽阔的山野和天地间。修路对山水而言,本来是破坏性的。破石动土、砍伐林木、撕裂植被是必有程序。然而,首发人却把修路做成了艺术品。不仅养目,也养心。不再是枯燥的穿山越岭,而是美感十足的跋山涉水。

京承高速,就是其中一条梦境般的快速路,是科技含量十足、人文精神十足、生态美感十足的美丽跨越。不但看不出山水撕裂痕迹,反而使人感到,这山水、这路,原本就是完美的一体。

这一切,是修路人用智慧、汗水、匠心,营造出来的。这山山岭岭,这苍茫野地,虽无言则有心,记着他们的风餐露宿,记着他们的流血与牺牲。这些低

来高去的延伸路面,这些令人心惊的高山隧道,不能不使人瞪大眼睛,为之一叹。何谓劳动?就是用一颗热血的心,一双勤劳的手,创造出人间奇迹的行为。

这一次高速公路上的采风,就是一次对梦境般创举的亲身体验。路旁燃烧的那一排排火炬树,把山野和路面映照得格外鲜艳,使之生机盎然。这是修路人留下的佳作。还有野山菊,热热闹闹开得正盛,像是晚秋摆出的一道盛宴。尤其是金山岭下的那些野山菊,一丛丛、一片片地微笑,仿佛与巍峨长城有个约定,遥相呼应,心照不宣。

在这萧萧索索的山野大风里,它们却成为了纪念,念那些修路大军,离去时的背影,一步一回头的背影。谁说树木花草,没有情思?不仅有,而且久远绵长。在这个世界上,最应该垂手恭敬的,是那些为人类幸福而挥汗如雨、忘我工作的劳动者。

黄昏下,回首已是烟柳与山岚。司马台长城,已是晚霞里的一道雄浑剪影。它是历史老人,沉思着、俯瞰着自山山岭岭中蜿蜒而去的京承高速。假如斯时手中有酒,当敬他。手中有香,当点燃。也当敬那些背着粗糙的行李卷,走向远方的修路者。现在,金山岭和它的朦胧城堞,已经隐去。唯有野山菊,仍在施注日礼。路标和高速路边的反光镜,迎风而立,仿佛在轻声说:晚安啊,行路人。

# 临沂行

◆ 吴宇欣

在临沂的这几天,我的情感与记忆每天都撞击着,使我常常会把临沂山水、临沂人、临沂精神,当做一颗颗旷世奇珠,用再认知的丝线串起来并深藏于心,成为记忆中不朽的片段,用心血呵护滋养。

临沂,是我们在校期间党性锻炼的目的地。在大巴车上,临沂的好山好水扑面而来。窗外,是难得的好天气,无雾无霾,晴空万里。道路两旁的树,整齐挺拔地列队在两旁。不知名的灌木与茸茸的草坪,错落有致。忽然,眼前出现了一条宽阔的河。河面上,链桥飞架;河水中,碧波如缎。这景色变换如此之快,引发同行人不约而同的惊呼。

而此后的每一天,我都被临沂山水、临沂人、临沂精神,深深地迷恋着、感动着、鼓舞着。每天清晨,我都会在夜幕的薄纱缓缓地撩起前,落座在窗前,品茶、读书。偶尔,也会站起身,俯视一下道路上,或静无一,或偶有车辆驶过。但更多的是,静美的水面。东部,电视塔一塔高耸,宛如城市建设诗篇中巨大的感叹号,铿锵着临沂现代化进程的乐章;西部,是飞架南北的金锣大桥,连接着旧市与新城,贯通临沂这座城市的现在与未来。

对于山东人,我的抽象认识始于儿时。那时的我,生活在一个来自五湖四海的人组成的大院中,对山东人的认识,全部是在脱离了山东这山、这水的背景下形成的。山东人倔与犟的性格特征,早早便根植在我幼小的心灵中。然而此次,亲临山东热土,却让我感到了倔与犟的另一面:“烈”与“豪”。

山东的“倔”与不善言辞相联系。山东位处传统的中原大地,得儒学文化真传,不仅使其敏于行、讷于言,更有着强烈的自我价值判断与坚守,当遇到与其价值判断相违背,坚守便成为“倔”。

山东的“犟”与踏实肯干融为一体。山

东的“倔与犟”是一对孪生兄弟。如果说“倔”还仅仅停留在思想与认识中,那么,“犟”便是“倔”的外在表现形式,是倔付诸行动的最好概述。

山东的“烈”与憎爱分明相伴相随,是“倔与犟”的自然延伸,为“忠”、为“义”,成为骨子里的髓,滋养着“倔与犟”,成为承载着精神的脊梁,昭示后人。

山东的“豪”与其博爱胸怀相得益彰,是“倔与犟”的最温柔表现。这种温柔,没有小我,没有阴暗,一切都大大方方、明明白白。同时,也任凭爱其所爱、恨其所恨地无怨无悔。

翻开历史浩瀚史卷:肩膀最硬的是山东汉,反抗最烈的是山东汉,忠义传承最多的是山东汉,柔情最催泪的仍是山东汉。当你了解了山东的地域文化特征,你才会了解山东人的人格魅力。也正是这种人格魅力,才使沂蒙精神具有最接近生活、最植根于人民的底蕴。

当我们前往散落在沂蒙各处的教学基地,在现场教员的引导下,立足期间,穿越时空,或回忆或想象,或构思近百年来山东热土上的血与火、水与乳,有谁能不为之潸然泪下?有谁能不觉得,那血是流自己的血脉,疼在胸,怒在腔,恨在心。

英勇的沂蒙人民,勇敢地面对屠刀的血腥时,延续的是砖石造就的长城之外的又一精神长城。

忘却就是忘却,忘却从来不是最好的纪念。华东烈士陵园,静穆的灵堂旁,抗日战争纪念馆与解放战争纪念馆,仁立两旁。你可想象:沂蒙的土地,战争是怎样地纷飞;沂蒙的人民,创伤是怎样地饱受;沂蒙的精神,水乳是怎样地交融。

我用敬仰与怀念筑起沂蒙英雄的灵堂,任沂蒙精神恣意地生长。轻轻地、默默地、微微地化作力量,铸就党性的忠诚。临沂精神永远激励我们前进。

# 永存的母爱

◆ 李立



2014年1月29日一早,我接到三哥李峰的电话,说妈妈安详地离开了我们。我怎么也不相信妈妈走得那么快、那么突然,令我猝不及防。我再也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,立刻带上妻儿匆匆赶回老家。

尽管我已年近50,但是失去母亲的伤痛却和5岁的孩子是一样的。妈妈去世了,头顶的那片天塌了,再也没有妈妈给我的那个家了。站在母亲的棺材前,我握着她冰冷的手想把它暖热,可它却始终冰凉。我声泪俱下,千呼万唤,一直呼喊着“妈妈、妈妈,你醒醒啊,跟孩儿说句话啊”。哭哑了嗓子想把母亲唤醒,可她却始终沉睡。

妈妈去世前一句话都没留下,这成为我一生的遗憾。那一刻,我才明白生离死别的全部含义。我成了没妈的孩子,在这个世界上,我再喊“妈妈”时,永远也得不到应答了。我想见妈妈时,只能在梦中。

3年之后的今天,我才有勇气试着推开记忆的闸门,回望母亲那艰难、质朴,既平凡又伟大的一生。

我的母亲出生在旧中国,她从没有上过学读过书,从小就被灌输“三纲五常、三从四德”的思想。6岁时被裹了双脚,20岁便嫁给我的父亲,从此担负起整个家庭的责任。父亲弟兄3人,我的爷爷奶奶一直跟我的父母生活,他们的一日三餐、四季冷暖都由母亲操持。在母亲的精心照料下,爷爷活了80多岁。印象中,母亲对父亲的照顾无微不至,两人几乎从未红过脸,这一点对子女影响深远。母亲养育7个儿女,我们兄妹个个儿孙满堂,家道兴旺,安居乐业。

母亲生前并没有留下让儿女恪守的警言家训,但她勤劳节俭又乐善好施、宽厚善良又仁爱慈祥的品德,是我们享用不尽并翻译后代的宝贵精神财富。某个不眠的夜晚或某个午夜梦醒的时刻,以往岁月的点滴画面便如影像回放一样清晰在目,历历如昨。

记得我已经七八岁了,还淘气地趴在母亲那已经不再健壮的肩头,她就那样背着我,亦步亦趋地在红薯地里劳作。我再顽皮她也不舍得苛责,她再疲惫也舍不得将我放下。我们家院子很大,长满了母亲栽种的各种果

## 设计中的低碳妙想

近日,德国版杂志《安邸》把一对刚毕业的中国年轻设计师,陶海悦和翁昕煜评为德国TOP 50设计师。两人的设计充满了生活的巧思,也洋溢着对节能、低碳的思考。他们的作品提醒人们,要保持学习的状态,别被手机奴役,要节约能源、学会掌控自己的生活节奏。



**平衡灯**  
翁昕煜是个手机控,看书、学习时总忍不住要刷屏。所以他设计了这款平衡灯。用最简单的跷跷板原理,把手机放进灯杆尾部的槽里,灯头就会翘起来,灯泡自动点亮。所以,看书还是玩手机,两个只能选一个。



**愤怒的灯**  
设计师给这款灯取名叫Angry Lamp,它会偷偷观察主人用灯的情况。如果周围环境已经够亮了,它的自动装置就会把自己关掉。



**影之灯**  
影之灯是实用兼美学的作品。它不仅是一盏灯,也是一件装饰品。关灯后,灯罩后方会有兰花草(实为钢丝造型)缓缓摇曳,像水墨画一样。



**切割钟**  
如果没人,这只钟就会用锯子切割自己。设计师翁昕煜希望通过这种切割,让大家珍惜时间,同时反思浪费能源、生活节奏太快、漠视情感等问题。